“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

温儒敏

(山东大学 文学院，济南摇250100)

摘摇要： 本文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文学生活”研究将超越那种从作家到评论家、文学史家的“内循环”式研究状态，关注大量“匿名读者”的阅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流露出来的普遍的趣味、审美与判断，不但要写评论家的阐释史，也要写出隐藏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这种研究既是文学的，又是社会学的，二合一，就是“文学社会学”。不只是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也可以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应当也可能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中获取某些启示，或采用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但也应当防止陷于“泛文化”研究的困境。

关键词： 文学生活；文学社会学；文学理论；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 209摇摇**文献标识码：**A摇摇**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3-0056-05

摇摇提到“文学生活”，大家都能意会，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范围是很广的。专业的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活动，广义而言，也是文学生活，但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是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事实上，每一个当代普通人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电视或者其他媒体，甚至对孩子的学习辅导，等等，自觉不自觉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文学生活”。① 笔者在 2009 年 9 月武汉召开的一次会上，就提出过研究“文学生活”，主张走向“田野调查”②，了解普通读者的文学诉求与文学活动。但没有引起注意，我也没有在这方面多下工夫。前年我到山东大学任教，和文学院同事讨论学科发展，大家都认为“文学生活”这个提法有新意，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一个题目，推广开去，可能是一个学科的生长点，为沉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启一个窗口。我们的兴趣就起来了。

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源于对现有的研究状况的不满足。现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很多文学评论或者文学史研究，当然也还有理论研究，大都是“兜圈子”，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可称之为“内循环”式研究。就拿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来说，研究评论他的文章、专著不少，或探讨其作品特色，或评说其创作的渊源，或论证其文学史地位，等等，大都是围绕莫言的创作而发生的各种论述，极少有人关注普通读者是如何阅读与“消费”莫言，以及莫言在当代国民的“文学生活”中构成了怎样的影响。不是说那种重在作家作品评价的研究不重要，这也许始终是研究的“主体”；而是说几乎所有研究全都落脚于此，未免单调。而忽略了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来说，肯定是不全面的。其实，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普通的读者。在许多情况下，最能反映某个作家作品的实际效应的，还是普通读者。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温儒敏，男，广东紫金人，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基金项目：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前社会‘文学生活’状况调研”(128ZD169)的阶段性成果。

①摇参见温儒敏：《关注文学生活 寻找阅读与研究的源泉》，《人民日报》2012 年 1 月 10 日。

②摇见《楚天都市报》2009 年 9 月 27 日报道：《温儒敏：文学研究要走进“田间地头”》。

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这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我们设想从“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把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范围,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这样的研究做好了,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参照,又为学科建设拓展了新生面。

以前也有过“文学接受”的研究,比如“接受美学”,探讨某些作家作品的“接受”情况。其所考察的“接受主体”,还是离不开批评家与学者,所谓“接受现象”也就是一些评论和争议之类,很少能兼顾到普通读者的反应,以及相关的社会接受情况。这样的“接受”研究,只是“半截子”的。现在提出“文学生活”的研究,可以适当吸收“接受美学”的精义与方法,但眼界要拓宽,不只是关注批评家与学者的“接受”,更应包括普通读者的“接受”,这是更完整的“文学接受”研究。

“文学生活”的提出还将丰富文学史写作。迄今为止的各种文学史,绝大多数就是作家作品加上思潮流派的历史,很少能看出各个时期普通读者的阅读、“消费”以及反应等状况。“文学生活”的提出将为文学史写作开启新生面,这种新的文学史研究,将不再局限于作家与评论家、文学史家的“对话”,还会关注大量“匿名读者”的阅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流露出来的普遍的趣味、审美与判断,不但要写评论家的阐释史,也要写出隐藏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

近年来有些学者主张研究“日常的美学”或审美潮流,和我们说的“文学生活”有些关联,但不是一回事。“日常的美学”主要还是属于社会学或文化学的研究,对文学和精神层面的兼顾可能较少。而“文学生活”研究的着眼点还是文学,是与文学相关的社会精神生活。

不过,“文学生活”研究必然带有跨学科的特点。这种研究既是文学的,又是社会学的,二合一,就是“文学社会学”。这种研究所关心的并非个别人的阅读个性,而是众多读者的“自然反应”。既然是社会对文学的“自然反应”,当然也就要关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关注那些“匿名集体”① (既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某些文学的生产、传播者)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分析某些作品或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新的学问。“文学生活”研究有赖于运用访谈、问卷、个案调查等方式,通过大量数据收集统计分析,来论证文学的社会“事实”。这和传统的文本分析或者“现象”的归纳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是更实事求是的扎实学风。这样说来,“文学生活”研究还是有难度的,需要具备某些跨学科的知识与能力,超越以往文学界人们习惯了的那些研究模式。我们也意识到这种难度,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不太擅长做社会调查,而“文学生活”研究是必须靠数据说话的。我们还得补课,学点社会学、文化研究,等等。比如如何设计调查问卷,都是有讲究的。还有一个办法是邀请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专家加入“文学生活”的研究。

“文学生活”研究所关注的是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接受、影响等等,是作为社会文化生活或精神结构的某些部分,在这样的视野下,有可能生发许多新的课题,文学研究将展示新生面。举例来说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曾有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满足了一代人的审美需求,并对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起到关键的作用。记得我上中学时,阅读的物质条件很差,读书的风气却很浓,没有钱买书,学校就把《青春之歌》撕下来每天贴几张到布告栏上,同学们就类似看连续剧,每天簇拥在布告栏前读小说,一两个月才把《青春之歌》读完。这种文学阅读的热情以及文学如此大的社会影响,现在是很难想象了。但无论如何,那一代人也有他们的审美追求,有他们的文学生活。这种特殊的文学接受现象,也是文学史现象。可是现在的相关研究,对这些现象缺少必要的关注,也难以做出深入的解释。光是“意识形态灌输”或者“体制的控制”并不能说明当年那种文学生活与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现在不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论作,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用某种现成理论去阐释文本,即使对

① 何金兰:《文学社会学》,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1989 年版,第 57 页。

当时的读者接受（其实很多仍然是评论家的言论）有所顾及，那也是为了证说某种预定理论，极少把目光投向当时的阅读状态与精神影响，并不顾及那种鲜活的“文学生活”。这类研究比较空洞，不解渴。我们有理由期待那种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能真实显示曾经有过的“文学生活”图景。

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文学研究的天地就会陡然开阔。比如对当下文学的跟进考察，也可以从“文学生活”切入，关注社会反应，而不只是盯着作家作品转圈。现在每年生产 3000 多部小说，世界上很少国家有这种小说“生产力”，可是我们弄不清楚这些小说的生产、销售、传播、阅读情况。那些畅销小说是怎样出炉并引发效应的？如何看待“策划”在文学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小说（包括那些发行量极大的小说）主要在哪些方面引起当代读者的兴趣或关注？普通读者的“反应”和批评家的评说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差异？小说在普通读者的精神生活中有什么影响？以及畅销书、通俗文学产出与“出版工作室”及“图书销售二渠道”的关系，等等，都值得去研究。再举些例子。诸如社会各阶层文学阅读状况，“韩寒”现象，“杨红樱现象”，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故事会》、《收获》、《知音》的读者群，中小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电视、广告中的文学渗透，等等，都可以做专题调查研究，也很有学术价值。还有当前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包括农民、城市“白领”、普通市民、大中小学生等群体的文学阅读调查；一些重要文学类型的接受，如诗歌、武侠小说、打工文学等的接受情况；还有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阐释、变异的状况，等等，都可以作为“文学生活”研究的课题。

不只是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也可以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比如研究“词”的形式演变。最初的“词”是伶工之作，相当于古代的“流行歌曲”，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是相悖的，自然不登大雅之堂。后来由伶工之作转为士大夫之作，形式不断更新和雅化，读者“接受”也随之变化，其“地位”才逐步提升。如果结合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行为”来探究“词”，就会对其形式变迁看得比较清楚，同时对古人的审美心理也会有更多细腻的了解。古代文学在当代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对有些“接受”现象是存在问号的。比如现下为何家长都要让三、五岁的孩子读李白、王维、白居易，而一定不会让读郭沫若、艾青或穆旦？到底其中有什么心理积淀？“四大名著”精华糟粕并存，可是在现实中传播、阅读极广，到底对当代道德观念有何影响？这些都是“文学生活”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在的文学研究仿佛“人多地少”，很“拥挤”，每年那么多文学的研究生博士生毕业要找论文题目，按照旧有思路会感到题目几乎做尽了，很难找。如果目光挪移一下，看看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那就会有许多新的题目。这的确是个拓展，研究的角度方法也肯定会随之有变化。这可能就有学术的更新与推进吧。自然不能要求所有学者评论家都改弦更张来研究“文学生活”，但鼓励一部分人进入这块领域，起用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起码会活化被“学院派”禁锢了的研究思路，让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更“接地气”。

“文学生活”研究必然涉及文化研究，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应当也可能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中获取某些启示，或采用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但也应当防止陷于“泛文化”研究的困境。数年前，我曾经写过文章，对“泛文化”研究有批评。① 我说的“泛文化”研究，是指那种粗制滥造的学术泡沫，是赶浪潮的学风。当时不少所谓“文化研究”的文章目的就是理论“炫耀”，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材料。我认为这类研究多半是僵化的，机械的，没有感觉的，类似我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完全远离了文学；而把它放到文化研究的专业领域，也未必能得到真正在行的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学者的认可。现在提出“文学生活”研究，会涉及社会学、文化研究理论等方法，但本义还在文学，也不会脱离文学。这和我以前的批评意见并不矛盾。文学研究其实包括很多方面，除了艺术分析、文本解读等

---

① 参见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 年第 2 期。

“内部研究”,还有很多属于“外部研究”,比如思潮研究,传播研究,读者接受研究,等等,适当引入社会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的眼光与方法,有可能取得突破。比如,在一些通俗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特别是关于“文学与读书市场关系”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模式,也能别开生面。当然,“文学生活”研究本身也有局限,它在有些重要的方面可能派不上用场。比如对作家作品审美个性、形式创新、情感、想象等等,都不是“文学生活”研究所能解决的。提倡“文学生活”研究,要有一分清醒。

现在处于信息量极大的时期,文学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发生了很多变化,也给研究者提出许多新的课题。网上创作与网上阅读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2011 年网络文学用户就达到 2 亿 200 多万①,而智能手机等硬件的发展,更是创造了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生活”的重要部分。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文学生活”方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以印刷为载体的“文学生活”方式,现在的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众,他们有更多机会也更主动地参与到创作活动当中,直接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在网络文学的“生活”中,以往传统文学那种强调创作主体个性化的特征在消退,创作主体与受众客体越来愈融合。网络文学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总的良莠不齐,但确实也有好作品。这都是新的课题,可以纳入“文学生活”研究的范围。

网络文学并不能取代传统的文学,但传统的文学创作和读者接受也在发生大的变化。现在的读者分类比以前更多样复杂,“文学生活”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分野现象。文学生产越来越受制于市场,出版社的“策划”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作者,甚至可以“制造”和左右社会审美趋向。这些都是新的“文学生活”。不断听到有人说“文学正在消失”,似乎有点根据。且看人们如此依赖网络,变得越来越烦躁,没有耐性,只读微博与标题了,哪还有心思读文学? 还不是文学在走向没落? 可是认真调查又会发现“反证”。比如现今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就有三四千部,各式各样的散文作品散布在各种媒体上,创作的门槛低了,队伍却大大扩张了;电视、电影很多都在依靠文学,什么“法制”节目、婚介节目等等,都搞得很“文学”,文学对各种媒体的渗透比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与深入。如果看到这一切,恐怕就不会认为文学在“没落”或者“消亡”。这些现象,也都可以纳入“文学生活”的研究范围。

“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的确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可以肯定,这将成为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Life” and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Wen Ru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摇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life” is proposed to show concern for the literar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and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focusing on “people's livelihood”, i. e., their literary consumption. The study of “literary life" will go beyond the internal-circulation type of research, which starts from the writer to the critic, and then to the literary historian,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acts of reading by large numbers of “anonymous readers”, and focus on the universal taste, aesthetics and judgment revealed by these acts. We should not only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critics' interpretation, but als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hidden group literary activities. This study is of a literary and a sociological natu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forms literary sociology. We can introduce the vision of “literary life” not only into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ut also into ancient literature. In this new orientation of research, we should and can obtain some revelation from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tudies, or we can make use of some methods of cultural studies, whereas we should prevent ourselves from being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pan-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 literary life, literary sociology,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history

(责任编辑摇摇管摇琴)

① 据史建国:《网络文学生态的调查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8 期。